

尚
書
略
說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八十四

南菁書院

尚書略說一

長洲宋翔鳳于庭著

九族

白虎通宗族篇尚書曰以親九族族所以九者何九之爲言究也親疎恩愛究竟謂也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謂父之姓爲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也身父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也身女子子適人有子爲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爲一族母之昆弟爲二族也母昆弟子爲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親故合言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其妻之親略故父母各爲一族禮曰惟氏三族之不虞尚書曰以親九族義同翔鳳謹案今文家皆以九族兼外親言書歐陽

夏侯儀禮竝今文也儀禮喪服本九族以究其恩以父之姓爲一族則上自高祖下至元孫服之隆殺昭然可知故爲一族也若母之父母昆弟昆弟子疑可同爲一族則推母昆弟之法而母之祖父母亦當爲服矣推母昆弟子之法而母之從父兄弟亦當爲服矣推母昆弟之法而從母之夫舅之妻亦當爲服矣數者皆無服故各爲一族以別嫌明微也母昆弟昆弟子男女合言者從母及從母姊妹雖適人無降服以本在外親故不別也妻之父母爲二族者妻之父爲外舅其妻嫌爲舅之妻妻之母爲外姑其夫嫌爲姑之夫別爲二族以別嫌明微也詩葛藟正義春秋桓六年正義竝引異義禮戴說尙書歐陽說云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

一族此說非也若云母之父姓則當由母所服以推之不僅外
祖及舅也母姓亦不僅外王母也然不在服制之內則不得爲
族故通義言母之父母不言姓所引異義當有誤也通典引白
虎通以母
之女昆弟爲三族而無母昆
弟者男女皆在八字亦服改故九族當兼外親言則親疎辨恩
義究而制服之理亦昭然矣

中星

堯典曰中星鳥以殷仲春正義引馬融鄭元以爲星鳥星火謂
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
中冬至之昏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正義又引書傳云伏生尙
書大傳
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
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歛此馬鄭所本也四星

皆舉四方之中宿案天文家言南方七宿曰東井與鬼柳七星
張翼軫是南方中星爲七星而書傳言張唯史記律書先言西
至於七星後云西至於張亦互易其位與書傳正同然七星是
七在西張星是六在東天象昭然彼此互易未知所由義從蓋
關郊作七星或當然矣其云春分七星中月令則云仲春昏弧
中季春昏七星中云夏至心星中月令則云仲夏昏亢中季夏
昏火中云秋分昏虛中月令則云仲秋昏牽牛中季秋昏虛中
云冬至昴昏中月令則仲冬昏東壁中季冬昏婁中後世言歲
差者據此謂唐虞與周末中星輒差一月案歲差之法出於後
世聖人之所不言兩漢儒者亦未嘗言也劉歆三統術推昏旦
中星

見月令正義

二月節昏井廿二度中春分昏柳五度中三月節

昏張二度中清明昏翼四度中則春分之後七星已中月令頒
月朔之令故紀月初之中星堯典教授民時必俟一月之中氣
季春之初二月中氣仲夏之初三統術推五月節昏氐二度中仲夏之初
未盡故可云七星中仲夏之初四月中氣
未盡故月令五仲夏之初五月中昏房二度中六月節昏尾七度中季夏
月言昏亢中也季夏五月中氣未盡故則夏至後大火已中三統術推八月節昏斗
月令言昏火中也季夏十六度中八月中昏女三度中九月節昏虛二度中則秋分後
虛星已中是堯典與月令未始相差也唯三統術言大雪昏壁
五度中冬至昏奎十度中小寒昏婁十度中大寒昏昴二度中
馬鄭以爲冬至昴昏中三統術冬至則昴實未中似未可通案
大寒前一日昴初度已中節氣可入前月是昴星中通是十一
月晦則是月爲無中氣之月而閏月生焉堯典紀星昴於仲冬

乃閏月定四時之法也說歲差者又云夏小正星象與堯典合與月令輒差一氣此更不然小正正月初昏參中與月令孟春昏參中未嘗差也小正唯四月南門正五月大火中與月令昏中星不合然小正正月始君蟄十月記時有養夜其節氣已入前月則南門大火亦是後月之節氣於前月紀之也至小正八月辰則伏辰是房而非心周書周月冬至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是中氣而非節氣月令仲冬日在斗三統術大雪日在斗十二度冬至日在牛初度其節氣與月令同其中氣與後儒必謂周初在牽牛周末在南斗者俱不辨自明周月同案夏小正正月君蟄莊氏說推正月甲寅朔旦君蟄爲秣元以夏正建寅也周書周月篇惟一日既南至此以朔旦冬至爲日月權輿此周正建子也故推朔旦冬至堯正建丑故推

朔旦大寒以定秬並據中氣也

一行日度議曰梁武帝據虞廟術百八十六年差一度則唐虞之際日在斗牛間而冬至昴尚未中以爲皆承閏後節前月卻使然翔鳳案謂節前月卻者是也然惟昴中爲承閏後以見建丑之法以爲四仲皆承閏後則爲支離宜一行以頓有四閏譏之也

四岳

虞書言四岳者何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四岳謂四方諸侯繫於四方謂之四岳其號非一人也其職非一定也其人非一時也周禮疏序引鄭尙書注云四岳四時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之時主四岳者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

伯唯驩兜其工放齊鯀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案上文
義和四子分掌四時卽是四岳故云四時之官也云八伯者尙
書大傳稱陽伯儀伯夏伯羲伯秋伯和伯冬伯其一闕焉鄭注
以陽伯爲伯夷掌之夏伯棄掌之秋伯咎繇掌之冬伯垂掌之
餘則義和仲叔之後堯典注言驩兜四人者鄭以大傳所言在
舜卽眞之年此在堯時當別自有人而經無所見故舉四人例
之蓋四岳始有四伯其後爲八伯因繫於方岳之下不主中岳
故變五稱四猶言四方諸侯數繫於岳故不嫌伯之或四或八
也堯蓋總咨八州之伯其中遂有公舉鯀者亦猶舜之總咨四
岳而公舉禹矣同列相薦古今皆有不必以舉鯀之文遂謂鯀
不當居岳位也故曰其說非一人也下文云帝曰咨四岳朕在

位七十載汝能庸命翼朕位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鄭曰言女
諸侯之中有能順事用天命者入處我位統治天下者乎觀鄭
意正謂咨四方諸侯令自舉其中能庸命者故下文岳曰否德
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正謂四岳諸侯無稱舉者故及側陋之
舜爾若僞孔諸家直云欲使四岳順行帝位之事是則天子之
位將禪四人是有是理乎又女二十有二人正義云鄭以爲二十
二人數及斯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五帝本紀集解引馬融
曰稷契皋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復敕禹及垂
己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岳凡二十二人僞孔傳同
案馬云不數稷契皋陶與鄭同其并數四岳與鄭異考當時無
敕四岳之辭蓋四岳之官內爲王朝之卿外爲諸侯之長非有

專職如羲和及其驩等是也故是時伯夷棄皋陶垂亦爲四岳
號八伯非別有四岳之人且經文堯巽位則咨四岳舜求宅百
揆典三禮則咨四岳事重故廣咨眾人不在命官之數故曰其
職非一定也案唐虞四岳有三其始爲羲和之四子爲四伯其
後其驩等爲八伯其後伯夷諸人爲之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先
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
也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案班氏說尚書知伯夷逮事堯故
居八伯之首而稱太岳春秋左氏隱十一年夫許太岳之允也
申呂齊許同祖故呂侯訓刑稱伯夷禹稷爲三后知太岳定是
伯夷也墨子所染篇呂氏春秋當染篇並云舜染於許由伯陽
由與夷夷與陽竝聲之轉大傳之陽伯墨呂之許由伯陽與書

之伯夷正是一人伯夷封許故曰許由史記堯讓天下於許由
木莊正傳會者四岳巽朕位之語百家之言自有所出周語太
子晉稱其之從孫四岳佐禹又云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
姜氏曰有呂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呂尙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
平水土虞夏之際封於呂姓姜氏此云四岳皆指伯夷蓋伯夷
稱太岳遂號爲四岳其實四岳非止伯一人也故曰其人非一
時也

大麓

書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孔傳曰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
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

案東晉尙書經傳出於僞撰其

二十八篇之傳大

約本古文舊說也此古文說也尙書大傳堯尊舜而尙之屬諸

侯致天下於大麓之野此今文家說也鄭注大傳云山足曰麓
此順今文義而說之也又云麓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
則爲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子之事使大錄
之此鄭引古文說以備大傳之義也書納于大麓音義引馬鄭
注麓山足也此馬鄭以今文說注古文書也王肅又引古文說
以改馬鄭故亦以爲大錄萬機之政後人以遷書多古文說見漢書
書傳而史記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遂以
山足之訓爲古文訓而不知史記說書不盡古文也王充論衡
言大麓之野凡兩見論衡吉驗篇云使入大麓之野逢烈風疾
雨行不迷惑又亂龍篇云舜以聖德入大麓之野虎蛇不害此
當時博士所傳今文家常說故不著尙書說云云也又正說篇

云又曰上有引尚書說語四門穆穆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麓

當作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最多並吉若

疾風大雨此引書古文說也正說篇又辨之云令人庶之野人

當作入大麓傳寫脫誤而觀其聖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

以天下說家以為譬喻增飾使事失正是誠而不存曲折失意

使偽說傳而不絕造說之傳失之久矣後生精者苟欲明經不

原實而原之者亦校古隨舊重是之文以為說證經之傳不可

從案此謂校古隨舊知其說出古文家矣否則大麓之野見伏

生之傳反屬之古文家乎又小爾雅廣言云禁錄也王氏明以

為說文麓古文作禁禁與禁相近當作禁錄也小爾雅與古文

家同王說是

古禮巡守封禪

梁書許懋傳云高祖雅好禮因集儒學之上草封禪儀將欲行焉懋以爲不可因建議曰臣案舜幸岱宗是爲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柴燎禪于梁父刻石紀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案此傳先言舜幸岱宗又云鄭引鉤命決者知是康成注堯典所引也毛詩序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箋云巡守告祭者天子巡行邦國至於方岳之下而封禪也書曰歲二月東巡守柴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遠行也案康成以前多以巡幸岱宗爲封禪如張純班固盧植之說具在後漢書張純傳云純奏上宜封禪曰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功焉樂動聲儀曰以雅治人風成於頌有周之盛

成康之間郊祀封禪皆可見也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
柴則封禪之義也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脩復
祖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雨施黎元
安甯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祜四方來賀今攝提之歲蒼龍甲
寅德在東宮宜及嘉時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以二月東巡
守封于岱宗明中興勳功勳復祖統報天神禪梁父祀地祇傳
胙子孫萬世之基也班固白虎通云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
山何報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日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
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之始交代之處也必於其
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基廣
厚也又云詩云於皇時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泰山也又曰

陞山喬嶽允猶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後漢祭祀志注
云禮記曰因名山升中於天盧植注曰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
之氣於天也案此三家確指詩書禮皆有封禪而輒言泰山封
禪者以太平巡狩必先至岱宗故言封禪者輒言岱宗但舉其
首其實巡狩四嶽皆封禪也故易隨上六王用享于西山惠徵
士注云禮器因名山升中於天是言太平封禪之事隨三四易
位成既濟定亦是太平告成之事故云王用享于西山也詩殷
云於皇時周陟其高山毛傳云高山四嶽也此四嶽皆可封禪
故饒固以殷爲封禪之詩至管仲稱封泰山禪梁父者以齊於
泰山爲近且桓公卽欲效巡守封禪亦安能盡至四嶽故應以
泰山爲說況先儒言太平封禪而巡守亦必俟太平白虎通云

王者始起日月尚促德化未宣獄訟未息近不治遠不安故太
平巡守也何以知太平乃巡守以武王不巡守至成王乃巡守
也案此知封禪巡守爲一事也況尙書下文云封十有二山可
知名山皆可封漢書武帝紀注應劭曰封者壇廣十二丈高二
丈階三等封於其上示增高也下禪梁父祀地言地示增廣案
此說與白虎通之說已是漢人附會之談其實封者訓若畿封
之封王制言名山大澤不以封謂不以封諸侯凡十二州之山
使皆在天子之封內故曰封鄭注王制名山大澤不以封者與民同財不得掌管亦賦稅之而已
此謂非諸侯之所得管故不以封諸侯也禪是祭天故許氏說文云禪祭天也卽經
文亦祇有柴望無祀地之言知祀地爲穿鑿強說封禪一名管
子及鈞命決封禪分言互文以見義也考封禪之名之失一誤

於管仲之對齊桓再誤於始皇之細儒生三誤於漢武之細倨
霸四誤於建武中梁松爭封禪之禮而封禪爲帝王誇侈之事
遂與古義日以不合案史記封禪書管仲先言受命得封禪者
謂受命爲天子乃得巡守封禪正與晏子舉天子巡守事以諫
景公欲觀轉附朝舞之意相同而桓公方侈其山戎大夏召陵
之功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
鄒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
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
者十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鳴臬數
至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案管仲此言亦謂太
平乃巡守封禪所謂鄒上之黍云云者言太平所致非封禪實

事而後世悉依爲典故此一誤也封禪書又云徵從齊魯之儒
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
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苴藉言其易遵也始皇聞
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細儒生案郊特牲言祭天埽地而祭
焉又言莞簟之安而蒲越橐𦘔之尙應劭注封禪書云藉禾橐
也去其皮以爲席則儒生所言正是祭天之禮後人詫始皇之
封禪遂并儒生之議而斥之此再誤也封禪書又云上與公卿
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案春秋以後朝聘會
盟饗燕尙有其禮而巡守希聞其事故封禪之禮曠絕又云羣
儒采尙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
禪者合不死之名也上於是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案以尙

書周官言封禪似宜近禮忽有丁公爲不死之說此與李少君
輩無異而西京百餘年郊祀明堂之禮無不廢壞於邪議不獨
封禪爲然安得獨疑於封禪乎又云羣儒說已不能辨明封禪
事又拘牽於詩書古文而不能聘上爲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
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
封禪事於是上糾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案言不與古同蓋以
武帝不能用埽地直稽之制偃霸之議出於魯儒生當猶具古
禮自其絀罷遂益衰滅太史公言不能辨明者言羣儒之力不
能與朝廷辨明古禮言拘牽不能聘者言拘牽禮意不能聘情
以順俗此二誤也後漢祭祀志云上許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時
封禪故事議封禪所施用上以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故詔

松欲因故封空檢更加封而已松上疏爭之案光武之意但欲循堯典二月東巡之故事行柴望之禮而松必欲依緯說刻石紀功則封禪之禮祭天爲輕刻石爲重後漢明堂郊祀事復古而獨封禪終不異乎秦世此四誤也有此四誤而後世輒謂封禪爲妖淫之說欲斥其繆遂并其不繆者而絕之安知封山之名堯典已有埽地之禮記說分明許惇之徒校之盧鄭祇見其疏矣

太原

案太原見詩書春秋國語並與秦置太原郡不同處禹貢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脩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案當讀冀州既載絕句壺口絕句治梁及岐既脩太原絕句梁

岐太原皆雍州地壺口岳陽覃懷衡漳皆冀州地孔傳所謂壺口在冀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是也其謂高平曰太原今以爲郡名岳太岳在太原西南此說非也漢地理志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爲今山西平陽府吉州治又云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爲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縣西北九十里有梁山在山西吉州西一百餘里又云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爲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治東北十里卽太王所邑在韓城西南三百餘里皆從壺口循山西行至太原更當在梁岐之西水經汾水注引春秋說題辭云高平曰太原原端也平而有度又引尙書大傳曰東原底平大而高平者謂之太原案此則凡高平之地皆得蒙太原之稱不必以春秋之晉陽秦置爲太原

郡今爲太原府者當之也禹貢之太原當卽漢志安定郡高平縣等處爲今甘肅平涼府固原等州在陝西岐山縣西北三百餘里漢縣稱高平正取高平曰太原之義蓋治梁岐脩太原則壺口以西之功旣畢又從壺口東治岳陽經文治梁及岐旣脩太原事繫壺口之下故不嫌以雍州之地入於冀州也禹貢九州所舉山川皆先地後績惟梁岐太原則先績後地明此三地皆不在冀州而施功不可不及所重在績故先績後地也鄭注云岳陽太岳之南於地理志太原今以爲郡名此說誤同孔傳鄭注又云岳太岳在河東故絳縣東名霍太山案漢絳縣在今山西霍州直隸州太岳在州東三十里正在吉州東三百里吉州壺口所在雷首在吉州南三百里爲漢河東郡蒲反縣治卽

今山西蒲州府永濟縣治卽下文導所及岐至于荆山壺口雷
首至于太岳是也蓋先岐後壺口後太岳太岳之導正從壺口
來與冀州之文適合若以脩太原後卽至于岳陽爲文不特以
今平涼之太原爲首遠不合地理卽以漢太原郡今山西太原
府當之亦不應舍壺口而遠溯七八百里之晉陽也故知至于
岳陽之文語意上承壺口記之始與導山經文密合而於地理
亦無不順矣小雅六月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
陽又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毛傳焦穫周地接於玁狁者箋云
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玁狁處周之焦穫來侵至涇水之北又
出車王命南仲往城于方毛傳方朔方近玁狁之國也又天子
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毛傳朔方北方也六月正

義云毛不解鎬方之文而出車傳云朔方近獫狁之國鎬方文連則傳意鎬亦北方地王肅以爲鎬京故王基駁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亦從晉楚歸來也故劉向曰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鎬去京師千里長安洛陽代爲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洛陽縣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孫毓亦以箋義爲長案正義所言知鎬方地相近鎬已不可指名朔方約在涇陽以北漢武因之置朔方郡在今陝西榆林甘肅甯夏二府地適在今平涼古太原以北又案漢志安定郡涇陽开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涇陽故城在今平涼府城西四十里涇水今出固原州西南山東南流逕平涼府城北知朔方涇陽之所在則鎬與之相近而非鎬京可

知太原爲漢之高平而非晉陽亦可知顧亭林云計周人之禦獫狁必在涇原之間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從東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國語宣王料民于太原亦以其地近邊而爲禦戎之備必不料之於晉國也又漢書賈捐之言秦地北不過太原漢武帝始開朔方郡故秦但有隴西北地上郡而止若晉陽之太原則其外有雁門雲中九原不得言不過則亦是平涼而非晉陽也案顧氏此言甚確然又以禹貢春秋之太原爲在晉陽亦誤春秋昭元年經晉荀息帥師敗狄于大原公羊穀梁經並同公羊傳云此大鹵也曷爲謂之大原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陸穀梁傳云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春

秋左氏經文大原作大鹵說文鹵西方鹹地從西省象鹽形安定有鹵縣東方謂之師西方謂之鹵以安定有鹵縣證之知春秋大鹵亦在安定中國以爲大原者蓋禹所主名故著於禹貢也春秋時涇原之間久爲戎狄所據荀吳興師遠伐敗之於其地故公羊云地從中國名從主人以狄爲主人知非晉陽晉陽自爲晉地狄安得爲主人況春秋書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如地從中國自當書曰敗狄于晉陽并不得云大原也要以晉陽爲大原實如子產之言昭元年左傳子產謂叔向曰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不過謂能治汾洮之水以處高平之地大原與大澤對文俱不可實以地名上林賦言布濩閼澤延曼大原與子產語正同大原亦非地

名後人見汾洮出晉陽遂謂春秋時以晉陽為大原眾喙同聲
莫能改矣漢志太原郡秦莊襄王三年置蓋即取子產之言以
名之不可以當詩書春秋國語之太原也

導荷澤被孟豬

或以禹貢豫州導荷澤被孟豬亦先績後地為難荅曰後人見
禹貢荷澤孟豬皆在豫州章內遂以兩地為禹貢屬豫州獨不
思職方氏并禹貢之徐州入青州而於青州云其澤藪望諸
鄭注望諸明都也在睢陽疏云案禹貢云道柯澤被明都字彼
禹貢無望諸故從明都案春秋宋蔽澤有孟諸明都即宋孟諸
也則孟豬於禹貢自屬徐州又鄭氏職方氏注云此州界揚州
豫兗雍冀與禹貢略同青州則徐
州地也陶井則青荷澤在孟豬之北則屬兗州禹貢豫州蒙波
兗之北也無徐梁

既豬卽下文導沅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之地正在豫州
穢方豫州亦言其川滎維其浸波淫蓋濟水伏流溢出爲滎濟
水又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以溢爲滎驗濟水之伏流故
施功於豫州因迹其再出之地而有荷澤遂被及孟豬自滎至
陶丘伏流凡五百餘里而至荷以後會汶入河更不伏流顯然
可見爲濟水所謂濟河惟兗州者是也則荷澤當在兗徐之閒
以其施功始於豫境故并及之而先續後地以見荷澤孟豬並
不在豫州也

夾石碣石入于河

夏本紀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禹行自冀州
始禹貢冀州夾石碣石入于河正義引鄭注曰禹由碣石山西

北行盡冀州之境邈從山東南行入河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
地肥瘠定貢賦上下案禹必親行乃能定田賦九等知地宜所
有是爲任土作貢故以禹貢名篇禹貢先言九州卽禹敷土也
敷分也馬融注分別九州之土宜以作貢作始也廣雅言貢賦至是
始定也隨山濬川皆以任土作貢故先紀分爲九州專言作貢
導河以下乃言山川而王肅以爲凡每州說諸治水禹貢主於
治水故詳記其所治之州往還乘涉之水名其說已非僞孔傳
謂禹治一州之水既畢遂還帝都自所治胡渭較之曰禹欲白
所治不必身入帝都卽身入帝都何難陸行而必循迂回之水
道案江河淮濟經歷數州豈能半涂舍而入白無是理也林之奇曰禹貢所載上言田賦
貢篚下言所由達於帝都之道其始末曲折莫不具備而以河

爲主蓋達於河則達於帝都故也案林氏以貢賦與康成爲近
然言轉輸之道卽非敷土之義如兗州之濟漯不能徑入於河
則朝貢未必盡用舟楫惟相土宜則必就水之淺深以測土之
薄厚而知其肥瘠分爲九等且陰陽向背形於川瀆禹貢九州
惟齊言浮于汶達于濟徐言浮于淮泗達于荷說文揚言浮于江
海達于淮泗六州皆言河江河淮濟爲四瀆中國山川之脈絡
也曉其脈絡而肥磽高下皆可知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八十四終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八十四終

湘陰吳光燾校
長沙王先謙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八十五

南菁書院

尚書略說二

長洲宋翔鳳子庭著

般庚

書序祖乙圮于耿作祖乙鄭注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脩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地毀改政而不徙蓋當時溝洫不治故有河圮之患祖乙改脩溝洫之政故得不徙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鄭注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又盤庚篇鄭注祖乙居耿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都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中下篇是盤庚爲君時事如以奢侈踰禮爲宮室衣食之奢淫則盤庚爲政雖尙都耿法度可繩

何必謀徙則奢侈踰禮者謂溝洫不脩井田形改奢侈者大也如春秋漂移而魯得取邾地收民侵溝洫之地以侈大其田踰先王之禮地遂迫狹而無以容溝渠土壅川潰其患易至何以知溝洫不脩以河圯而知之也何以知井田踰制以土地迫近而知之也故經曰盤庚遷于般民不適攸居王制曰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又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此居民之法地謂井地地不必正平高庳廣狹畸零之數必執度以度之而後可以畫井又求地防使水屬理遞用磬折句矩之法而後可以爲溝洫小司徒經土地必先井牧其田野既有井田必治溝洫則水土演而民用然必相其山川之勢遠近之宜大戴禮主

言云三井而句烈

與裂通

三句烈而拒

當爲矩

句謂句股烈謂割園

用句股割園之法正參差不齊之地而井田之制乃定故九數始於方田田不能方以矩之數求其方司空不得其職隄防溝澮情其事而又水旱不時山川形易變巨室齊民漸侵其經界遂有土地近狹山川時圯之患殆哉岌岌乃謀遷都移民均地方能一復舊制在夏民初離昏墊人無爭心故但以溝洫之法護民田殷民世業已久侈意漸萌乃以井田之制護溝洫王畿之內謂之甸服周語韋昭注甸王田服其職業夏后氏用貢法故甸服之內但什一而取無公田私田之別商用助法始於井田之中分公田私田井田之制至商先王而始善故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使民如借亦恪謹之義也又言若網在綱有條而

不素謂度地居民之政也又言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謂民
各其其舊服農事不廢也其言今不承于古卽下文言情農自
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情者謂情於溝洫而不能盡力不服田
畝謂田畝之度非先王之舊服相與貪田疇之私利而怠情溝
洫之大患故云越其罔有黍稷也要必厥臣大家先惡于民故
曰敦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常經也舊久也甸服井
田之制先王立經常之法行之已久今取以正定其法度則自
在位者始有井田而後有夫家正法度而夫家有永利故曰永
建乃家下篇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鄭注曰徙主於民
故先定其田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君非民不立民非
食不生故曰徙主於民經又言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

謂溝瀆塞山川圯井田壤土地迫水土蕩析田疇仳離遂無一定之中制故經又言用禾地于新邑謂必遷新邑而後能以常舊服正法度蓋井田一定而溝洫不壞河水順流斯爲禾地經又言朕不肩好貨敢其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金玉曰貨

周禮注

生生謂田穀民生所繫敢其生生謂不賣金玉而重五穀

鞠養也惟井田爲養人故易言井養而不窮井地均則民安其居保其性命當次敘而敬之以戒世世子孫守其法而勿替此以井田行助法爲商先王之大政按股本紀云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脩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

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甯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按書序商書首篇云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帝告者當述帝舜命契之事故尙書大傳引帝告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此即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故曰明上下釐沃者居亳爲沃土湯始都此卽分疆畫井定七十而助之法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皆就其畿內故曰釐沃釐者分也此湯之首政而盤庚之所制之辨別見

行者也按呂氏春秋慎大覽云武王乃恐懼太息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又問眾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武王於是復盤庚之政所謂盤庚之政者湯之政也惟復盤庚之政故雖周亦助蓋自盤庚遷殷以至春秋

之季五服之內未嘗一日廢井田卽不能一日廢溝洫而長無
河患浸至戰國諸侯兼井井田不脩溝洫不治至定王五年河
徙卽定王介世本作貞王其後魏李悝有盡地力之說秦商鞅開阡陌而
井田溝洫之制遂不可復矣

武王伐殷年 伯禽受封年

按史記周本紀云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
讓畔民俗皆上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
人所恥何往爲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
受命之君明年伐大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聞
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爲明年伐刊明年伐
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太子發立是

爲武王西伯蓋卽位五十年又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

王而斷虞芮之訟後七年本作十年七與十字之誤而崩號爲文王案太史

公本魯詩說伏生書大傳亦謂七年而崩書大傳云文王受命

年伐刊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戎周本紀又云九年武王上祭

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

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尊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

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

遂與師師尙父號曰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

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

至于王屋流爲鳥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

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

乃還師歸居二年間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
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
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
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
侯咸會曰孽孽無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眾庶今殷王紂乃用
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遏其王父母弟乃斷棄
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其
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案自九年武王上祭于
畢至此皆古文太誓

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云云案此知文王受命
七年而崩九年武王觀兵十一年十二月伐紂

書序作一月戊
午者周正也此

作十二月

次年二月

亦商
正

至牧野殺紂作牧誓十一年之誓則

大誓也其云太子發上祭于畢者追敘九年之事也故書序云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大誓三篇上篇

追敘九年觀兵時事中下二篇敘渡河伐紂時事

周本紀僅存兩篇故馬融

疑並是十一年所作故序并記之書序又云武王勝殷殺受立

武庚祀

本作以葆琛先生讀作祀

箕子歸作洪範案周本紀云武王己克殷

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

王亦醜故問以天道案此以洪範經文十有三祀爲克殷後二

年也述箕子歸周之由故追敘殺受立武庚祀也金縢篇云既

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即云武王既喪

其云翼日乃瘳是暫瘳而即崩也

故史

記封禪書云武王克商二年天下未甯而崩則武王崩即在是

年也魯周公世家云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

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又云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尙書大傳亦言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則武庚之殺在武王崩後周公居攝之二年距武王殺紂立武庚祀將五年多方篇所謂天惟五年須臾之子孫誕作民主指武庚之立也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又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立微子代殷後作微子之命五年須臾則殷命未黜也殺武庚而既黜殷命矣魯世家又言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嚳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卽召誥之文召誥與洛誥相接爲一時事此當周公居攝而稱成王七年則周公居攝成王

卽政俱無改元之事況書序明言周公相成王相卽攝也詩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攝爲佐助之義相亦助也周公旣相成王則大誥之王若曰自代成王言鄭君以爲周公攝政稱王者周公旣稱王矣而召誥洛誥之王皆成王也土無二王之說安在乎尙書經文及序於周公則稱周公於王則稱成王而漢人猶混淆若此則劉歆實亂之也歆作三統秣於周公攝政七年之後接以成王元年而云此命伯禽傳戾于得之歲也案魯世家伯禽就封在攝政之一年卽成王元年故世家又言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云云遂不徐戎定魯案此與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同時同事歆則以爲別

是一時歆假飾書以傳會王莽而鄭君說書於武王周公之事多惑於劉歆而又參以己見不如太史公得古文舊說之爲可信也

周語泠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鶉火午宮故詩正義推是年太歲在庚午而淮南兵略篇云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高誘注云太歲在寅

亦見荀子
儒效篇

又尸子曰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

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從則當時人人異說三統秭言自周昭王以下無年數故據周公伯禽目下爲紀魯公伯禽推卽位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而薨案魯世家無伯禽年數則亦歆所臆度又三統術引魯世家考公以下年數多不與史記合後漢尙書令忠奏言歆橫斷年數損夏益周考之表紀差謬數百則

其和以前上推武王伐殷之歲其數已不可得但可存周語歲在鶉火之說而已

周公攝政

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
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案經傳皆不
言武王伐奄書序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以讀箕子歸作洪
範以後武王更無討伐之事書序云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武
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成王既黜殷
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作微子之命按立武庚者使爲殷後
又命管叔蔡叔與武庚爲三監言三監及淮夷叛者管蔡商奄
也尙書大傳言管叔蔡叔流言于國奄君謂祿父曰武王既死

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幽風破斧
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武庚管蔡皆
藉奄以叛奄蓋淮夷之長帥故東征以伐奄爲急言黜殷命殺
武庚時奄尙存討伐未畢也故書大傳言周公居攝一年救亂
二年克殷三年踐奄踐之言踐滅之蓋踐奄則東征事已此東
山之詩言周公東征三年而歸矣卽三年討其君也自陝以東
周公主之欲得管蔡商奄之情則必居東奄與淮夷在兗徐之
間大抵爲荆楚羣蠻之地故史記魯世家及蒙恬傳皆有周公
奔楚之說奔楚與居東實一事傳記說之各異不若詩書之可
按也漢儒以洛誥已復子明辟遂謂洛誥以後若多士諸篇皆
成王卽政後所作不知自大誥以至洛誥皆言黜殷之事自多

士以至多方皆言踐奄之事故書序於多方篇後總之曰成王
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凡言成王者皆周公攝爲
之非成王卽政淮夷又叛也案史記燕召公世家言成王既幼
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書序君奭在多士無逸
之後成王政諸篇之前則皆攝政時事此太史公所傳古文說
也況攝政但代成王施令行政其位仍列於師保不必如漢人
言周公稱王也說見前多士篇曰昔朕來自奄于大降爾四國民
命四國管蔡而奄也民命謂君也奄在淮夷之北淮夷非一君
同時遷滅之故云滅國者五十王制鄭注云周公攝政致太平
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
之正義云黜者謂於周家有過諸侯黨紂爲惡者皆黜退之不

得復爲諸侯據此知滅國五十亦爲周公攝政時事是成武王
之意也此相成王時事而孟子繫之於相武王者大誥曰予曷
敢不于前甯人攸受休畢則周公相成王之事皆武王之事亦
皆文王之事故下文引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
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則雖曰相武王而文王武王成王胥統
之矣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
人服象爲虐於東夷周公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爲三象舞以
嘉其德案商人商奄也東夷淮夷也蓋淮夷能服猛獸以助商
奄之虐而周公驅之江南又案秦本紀中湣在西戎保西垂生
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
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爲紂石

石王伯申尚書讀爲使 北方

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
賜爾石棺與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案此則飛廉不與殷亂武
王但殺惡來孟子言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當亦如鄭語戮之
於路之戮不必殺也或者飛廉於紂亡之後仍從武庚爲之合
淮夷與武庚相應故周公驅而戮之凡江淮之南與海相近皆
可謂之海隅其後仍得北還故葬于霍太山則驅飛廉亦與伐
奄同時矣中滿在西戎生蜚廉驅飛廉卽戎狄是膺也伐奄卽
荆舒是懲也魯世家言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
戎亦並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卽作肸誓徐與舒音相近
則伯禽之伐淮夷徐戎亦周公命之費誓之作與成王踐奄一
時一事也伯禽封魯早矣其先則爲方百里三年踐奄滅國五

十之後乃益魯以殷民六族有奄淮夷之地而有地方五百里
因又命之故洛誥有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之事非至是乃封
伯禽也定四年左傳言伯禽之封魯在封康叔唐叔之前則在
管蔡未流言之始也其書傳所謂一年救亂事乎古今文說者
各異遂未必皆得其實在讀書者折其衷矣

唐人引今文尚書皆馬鄭古文

隋書經籍志云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
訓馬融作傳鄭元亦爲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
文非孔舊本陸德明經典序錄引後漢書云中興扶風杜林傳
古文尚書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
遂顯於世案今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非古文也又云永嘉喪

亂以家之書並滅亡而古文孔傳始興置博士鄭氏亦置博士
一人近唯崇古文馬鄭王注遂廢隋書經籍志亦云永嘉之亂
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案今文既亡古文以偽孔亂真見馬
鄭篇目絕異偽孔而並伏生所誦故二書並以爲今文如司馬
貞顏師古之流所引今文尚書皆據馬鄭往往失實其誤有由
乃錄而辯焉

史記五帝本紀便章百姓索隱曰古文尚書作平案此偽古文此文

蓋讀平爲浦耕反平既訓便因作便章案所謂遷書多古文如說辯字之義非古文如

此其今文作辯章案此馬鄭古文後漢劉熹傳注云尚書曰辯章百姓鄭元注云辯別章明也又班固傳注

所引同此爲馬鄭古文作辯之證雖後便程東作索隱引尚書人傳作辯程則今文亦當作辯章蓋今文古文並作辯

平字亦作便音婢緣反便則訓辯遂爲辯章鄭誕生本亦同也

又居郁夷集解尚書作嵎夷

案此引馬鄭古文而史作郁夷乃古文讀也又案堯典宅嵎夷釋

文音隔馬云嵎海嵎也夷萊夷也尚書考靈耀及史記作禺鏡案史記帝紀自作郁夷夏本紀嵎夷既略又同古文則此云史

記作禺鏡者誤

夏本紀嵎夷既略集解馬融曰嵎夷地名用功少曰略索隱曰

孔安國云東表之地稱嵎夷案今文尚書及帝命驗竝作禺鐵

在遼西鐵古夷字也

案此引今文卻不誤蓋據帝命驗考靈耀而得之其云鐵古夷字者當謂古字從夷

作鏡故古文尚書作夷字也

尚書正義

卷二

鄭所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

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

句

夏侯等書

句

宅嵎夷為宅嵎鐵

案說

文鐵古文从夷作鏡此作鐵者俗字注疏本誤

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優腎陽

案腎當作

賢則剗剗云臙宮剗割頭庶剗是鄭注不同也

案此云鄭注不同則知鄭

也。又案正義爲宅嶠鐵曰柳谷之類皆指夏侯等書闕徵士
王光祿並誤其句讀以嶠夷爲夏侯融正作嶠夷馬鄭同注古
事並同此誤如嶠夷果爲今文則馬融正作嶠夷馬鄭同注古
文安得反同夏侯也況三國時鄭學方盛而虞翻見鄭解尚書
正作昧谷裴松之魏志注引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卽此云優
賢陽裴劉宋人去晉未遠引今文尚不誤。又案說文嶠夷
在冀州陽谷立春日值之而出从土禺聲則嶠之正字从土
作壩其从山作嶠經典段借之字說文又云嶠嶠山在遼西从
山易聲一曰嶠嶠嶠谷也又云嶠封嶠之山在吳楚之閒汪茫
之國从山禺聲錢詹事曰說文稱書曰者孔氏古文直載書辭
者歐陽夏侯也臧君庸曰古文尚書作宅壩夷今文作宅嶠
古文壩从土爲本字今文嶠从山段封嶠山字或省作禺考靈
曜帝命驗皆今文說史記所載亦多今文故俱作禺五帝本紀
作郁此又是今文之異蓋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互有不同陸德
明云史記作禺錢此當指夏本紀言之今夏本紀作嶠夷俗人
以尚書改耳毛本書疏二錢字朱板正義
作嶠據說文釋文二書知嶠必錢字之誤

禮記月令命田舍東郊鄭注曰今尚書曰分命羲仲宅嶠夷也
正義曰云今尚書者尚書有古有今壁裏所得膠東庸生所傳

者謂之古文尙書晁錯所受伏生二十九篇夏侯歐陽所傳謂

之今文尙書鄭據而引之故云今尙書

案孔氏以今尙書爲卽今文尙書遂以宅嵎夷

爲今文然漢時但有古文尙書以別於歐陽夏侯列學官之書無今文尙書之名惟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云云所謂今文字者指當時所行隸書之字以讀古文書非指歐陽夏侯爲今文尙書也東晉僞古文出而伏生所傳微滅其後乃有今文尙書之目漢人引歐陽夏侯書從無以今文別之者以學官所立功令所用也則鄭所云今尙書以古文自馬鄭作注始顯於世謂古文尙書爲今所出之書故謂之今尙書非晉以後所稱之今文尙書也

五帝本紀曰昧谷集解徐廣曰一作柳谷

案此昧谷同鄭本所謂遷書多古文說也

徐廣所據正是夏侯等書

己國吳志虞翻傳注翻別傳奏鄭元解尙書遺失事中云古大

篆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昧

案此益可證鄭氏古文作昧谷而夏侯等

書作柳谷仲翔親見古今文所言必不誤江方正聲謂虞氏誣鄭以柳爲昧當時鄭書大顯若果不作昧豈能妄糾違失形諸

章奏必不然也

周禮天官縫人衣袷柳之材注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書曰分

命和仲度西曰柳穀故書袷柳作接榘疏書曰者是濟南伏生

書案賈公彥親見馬鄭古文無此文故據柳文故云度西曰柳

谷見今尚書云宅西曰昧谷案唐代書惟鄭本及僞孔本見存

也若今文久亡唯伏生傳為可據故云度亦居也柳者諸色所

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云柳穀引之者見柳有諸色案

欲證改榘為柳之義故引伏生書

三國志管寧傳王基薦寧曰優賢揚歷垂聲千載往今文尚

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左思魏都賦曰優賢著於揚歷

也案此即書正義夏侯等書優賢揚歷當作賢揚合下歷字也今文書止於永嘉隋志約略之言其實朱初猶未滅絕故

裴氏得而據之其時始有今文尙書之名

文選魏都賦優賢著於揚歷劉涓林注尙書盤庚曰優賢揚歷

歷試也

案涓林晉初人時今文顯於古文故但云尙書其時猶不稱今文尙書也

漢書郊祀志大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

注師古曰今文泰誓周書也稽考也永長也丕奉也律法也言

正考古道而立事則可以長年享有天下是則奉天之大法也

案今文家歐陽有大誓大小夏侯無大誓說詳與陳編脩書然唐時並亡師古所據今文仍是馬鄭古文也

後漢班固傳注引今文尙書泰誓篇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

天之大律鄭元注云丕大也律法也

案此正引周鄭古文尙書

漢書董仲舒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注

師古曰今文尙書泰誓之辭也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

案陳編脩壽祺

曰仲舒對策在建元元年大誓未出而仲舒引之或本之他傳
記非出本經也如錄露玉杯篇引書曰厥辟不辟去厥祗即本
坊記稱書厥辟不辟忝厥祖之文也竹林篇引書云爾有嘉謀
嘉猷云云即本坊記稱君陳之文也翔鳳案錄露同類相動篇
云尚書傳言周將興之時有大赤鳥銜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
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御覽引尚書太傳惟
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云云並古文大誓之辭伏生從朽折散
絕之餘猶憶其文著之於傳若經文有之必不錄入大傳矣如
九共傳引書于平下土云云帝告傳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
並經文所無也正緣大誓之文不絕於傳記故婁敬在漢初已
引其文但不可據此謂伏生今文已有大誓也又案後漢班
固傳注引尚書中候曰太子發度孟津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
為赤鳥史記封禪書索隱曰尚書中候及呂氏春秋皆云有火
自天止于王屋流為赤鳥互主以穀俱來文選石闕銘注尚書
帝命驗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為鳥其色赤鄭元曰以魚燎
於天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鳥中候等書出於古文
尚書前戴聖錄經解以易緯為
易則仲舒容或以書緯為書也

又周公曰復哉復哉注師古曰復報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以

此瑞也亦見今文大誓

案說見上

史記周本紀白魚躍入舟中索隱曰此以下至火復王屋爲烏

皆見周書及今文秦誓

案唐人信僞古文尙書太誓遂以馬鄭古文大誓別爲周書其說出梁武帝其

實古文大誓未嘗在逸周書也

又流爲烏索隱曰案今文秦誓流爲鴈鴈鵠烏也馬融云明武

王能伐紂鄭元曰烏是孝鳥言武王能終父業文各隨文而解

也

案流爲鴈白爲古文大誓元文太史公作烏乃古文說也非大誓有古今文之異司馬貞且不見今文書安得獨見今文

大誓乎其僞今文亦馬鄭古文鄭君作烏乃是改讀見詩正義

詩周頌正義尙書大誓云至于王屋流之爲鴈注云鴈當爲鴈

鴈烏也

案古鴈烏同音故爲鴈又爲烏此直云尙書大誓者孔仲達亦知馬鄭書爲古文也

漢書敘傳書云迺用婦人之言注師古曰今文尙書秦誓之辭

案此亦馬鄭古文

漢書王商傳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注師古曰逸書也

案此文與

說苑臣術篇引大誓附下罔上語氣正同當並是大誓下篇之文唐時已佚去故顏氏止以爲逸書而不知爲大誓也

漢書律志下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

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

案此與東晉古文書武成同然劉歆自据孔氏古文也

又武成篇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注

師古曰今文尙書之辭

案今文無武成篇歆所據實古文益可證小顏以古文爲今文之實

又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月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

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注師古

曰亦今文大誓

案辯同上

書武成正義漢書律志引武成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

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

五日甲子成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燎
于周廟翼日辛亥祀于天位越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于周廟
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僞爲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
又亡其篇鄭元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僞武成也案武成爲
馬鄭古文增多十六篇之一孔氏正義
以東晉古文爲真則不能不以此爲僞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八十五終

湘陰吳光堯校
長沙王先慎校